

## 读本好书

## 故乡是杯烈酒，不能一饮而尽

## ——读韩浩月《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

■刘 敬

走遍千山和万水，却偏偏走不出巴掌大的梦里故园。作家们的故乡情结，常因双鬓染霜而愈加浓醇，如经年之酒，即便入喉轻浅，心却早已醉溺。恰若易安居士所慨叹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亦若韩浩月所坦言：“故乡是杯烈酒，不能一饮而尽。”这本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今年推出的“名家散文书系”之《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即是作家、文化评论人韩浩月继《错认他乡》《世间的陀螺》两部文集后，故乡主题写作的又一可喜收获。

“故乡是个被吹破的气球，而年年赶来的我，就是一个创可贴，缝缝补补，仔仔细细，小心翼翼，想要保持一个完整。”如同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汪曾祺心头的高邮，梁鸿牵念的梁庄，莫言难忘的高密……韩浩月从小村到县城，复从县城入京城，斗转星移二十载，行行重行行，一转念，一回眸，莫不是郟城方向；一思索，一动笔，盈身皆故土芬芳。

“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乍一看，颇有点儿“君子报仇”与“歃血为盟”的豪壮和决绝之感，进而可能视作以刀枪剑戟为武器的一场搏命拼杀。



但实际上，韩浩月带给你我的是一份柔情和惊喜——原来，此书名取自俄罗斯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一首情诗，只是在这里，“你”自然氤氲着故乡的气息，虚指在风剥雨蚀、岁月淘洗中失落、变淡终至消失的事物；而“夺回”，亦“只是一个姿态、一种愿望，是强烈的情感的释放，是伸出又缩回来的手……”不必意外，在日常嘻笑怒骂、纵横捭阖而又切中要害的议论背后，作者亦悄然揣着一颗敏感多情的诗人之心。当年跟着六叔“以一个杀猪佬的身份在那里胡吃海喝，没有一点思想”的“屠夫”，虽一度自嘲自己的写诗行为，另一方面却又高调宣称：“我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杀猪的，但杀猪的也有写诗的权利。”而恰亦是“黄瓜地里

的那一幕”使其“瞬间成熟”，最后毅然绝然地放下屠刀，重回学校，并最终被淬炼成了一个仗笔走京城的职业写作者。

韩浩月满怀深情地说：“何以解忧，唯有故乡。”然而，一回头已是天涯。他以文字和真情精心酿制成风味独特的家醪，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望故乡》《一个被撕成两半的人》《远与近》几辑作品，延续了其一贯的写实风格，纪录片似地呈现在你我眼前的，是那些善良纯朴、哭笑随心的乡邻，是“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的少年玩伴、中学同窗，是故乡的穷困、落后与疼痛，以及无可阻挡的嬗变与发展。犯事的王成，酗酒的老叔，陌生的母亲，出嫁的妹妹……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主角，每个人都是无须剧本的“本色出演”，悲与喜，忧与惧，甜与涩，不用渲染，不必夸张，一举一动，一笑一叹皆在目前，皆入心间。

作家的眼光自然是敏锐的，善于发现、捕捉与采撷，将时光里的一瞬定格成文字里的永恒。我们不难看出，在本书中，韩浩月的情感表达是隐忍而克制的，语言大多平白而节制，可分明又有一条文字的大河在眼前波澜壮阔着，那情感的波涛一路汹涌，时不时地还

打着旋儿，裹挟着作者少年失怙的悲凉、黄瓜地里的忧伤、梦想路上的迷惘……细读之下，令人感慨丛生。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在《故乡与一切有关》一文中，韩浩月引用加拿大音乐家、诗人莱昂纳德·科恩的话直陈内心：“对于故乡的正反面，我的诠释是，只要有光亮的地方就一定有阴影存在，我们不能一直站在阴影里，而是要走出阴影，尽可能更多地站在光亮的地方。”也曾痛苦，也曾彷徨，也曾纠结万端，也曾努力挣扎……没错，和作者一样，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而对韩浩月的文字能够更加感同身受的，多是与其同龄的“被故乡撕成两半的人”。好在，所有的动荡，所有的浮躁，所有的心不甘，所有的意难平，终究沉淀为生命里的安稳、踏实与平静，静默里有花开，温柔中见胸怀……

韩浩月说，自己的“故乡写作”历经了三个阶段：先是逃离前，写尽故乡的散漫与诗意；后是远行的背叛，找故乡的“茬儿”，对故乡进行批判；最末了是疲倦之后的回归，与故乡握手言和。《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最难能可贵之处，不仅表现为感情真挚言出肺腑，更表现

在作者对亲人、对故乡、对历历过往、对漫漫成长的反思、剖析，并自然而然地寄予新的希望。所以，此书作为韩浩月“故乡三部曲”之终章，被其视为“甜蜜之书”，恰是其重获与故乡相处的自由感，内心能够如“山一般的忠诚、海一样的宁静”的真实写照。

## 新书速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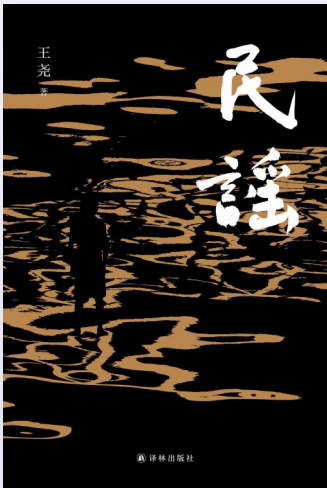
书名：《民谣》

作者：王 尧

简介：“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时间拨回至1972年5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麦子发酵的味道笼盖村庄，暗潮涌动于日常。码头边，14岁的少年等待着离家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少年在码头边左顾右盼，在庄舍与镇上间游走往返，在交织缠绕的队史、家族史间出入流连。他于奔跑中成长，于成长中回望，回望里，记忆发酵、生长。历史老树的黄叶，一片片落入《民谣》的故事和人物，飘扬、旋转、飞翔。

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为其首部长篇小说《民谣》准备了20余年，藉此完成了他重建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夙愿。他以故事中人与故事看客的双重身份，杂糅评点、抒情批判，岁月流逝中的碎片和碎片不断碰撞，显露出新的缝隙，而小说由此拼凑出一条真正能够进入历史的现实路径。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它从历史走来，也脱胎于每个日常；散曲民谣中包裹着唱不尽的人事变迁与世情冷暖。《民谣》铺写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史。它以个体细微纤弱之小记忆，呈现时代的宏阔酷烈。



## 摹刻生活群像 深注时代之思

## ——读吴春华《风知道》

■李俊均

四川记者、新锐女作家吴春华中篇小说集《风知道》中的“风”，不是一种使天开天阖、云聚云散的空气流体，而是驱动宏阔场面的奔放与扩张；不是携带雨露润泽万物抑或引来尘沙黯淡世间的自然现象，而是市场经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它悄然影响着时代、社会的构造与布局，在细微处改变着人们的交际，潜入生活、情感的方方面面。《风知道》如同使者与邮差，为我们寄来三线城市的流变与瞬息，传递中国市民生活普遍化的音信与隐秘故事。

这是一部极富时代特征的小说集，作者摄取时代生活的精微变化，拣选平行于我们生活的素材，构建了一幅三线城市市民生活图谱。《风知道》所描绘的三线城市百姓浸入经济生活，传达出中国整体步入城市化生活的心理前兆，呈现大众浮沉其间、一言难尽的繁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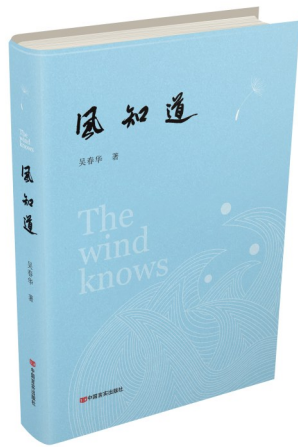
与困惑。小说集《风知道》以“风”的意象统摄全书，《风控》《风知道》《风口》三个篇目各自独立，却并未出现由于故事组合而造成的断裂感。这使作品恰如三种不同的乐器，同奏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奏曲。

在书中，吴春华以女性细腻的情感与记者感受时代风气之先的敏捷，对社会经济活动和人情冷暖进行体贴地叙写，对社会前行中生活秩序嬗变期人际关系的疲乏无力以及裹挟的涉足群体的悲欢离合进行人文观照，带给读者知觉上的清凉与心灵里的悸动，显示出了小说文本特有的责任与温度。她在作品中对翻飞变幻的经济金融领域的宏大活动进行了冷静观察与客观叙述，这和作者长期沉浸金融口，掌握着众多第一手资料、有过成熟的思考又能稳健地驾驭叙事分不开。凭借无声的蛰伏、敏锐的嗅觉，吴春华在传媒圈为文学界摘取来自时代、社会鲜活的生活样本，以小说笔法呈现云遮雾绕的

现实景象，问题的诸多坡面得以生动地在艺术形象中展示。

在《风知道》中，读者能深嗅到三线城市市民的呼吸：吴春华为我们揭开世象的画轴——金融的冲击、亲朋的陌路、人情的繁复、隐秘的玄奥、信息的失衡等等。在沸腾不止、活力四溅却又躁动不安的生活新状态里，未知与变化常常扮演主角，它们既是一种迷人的无限可能，又是一种磨人的摸索前行。面对翻滚的浪潮，普通人如何作出选择抑或选择是否得当，释放的力量皆是微小不计的。《风知道》定睛于金融活动，而李梅、陈向东、张弛、李斌、杜老板等众多人物，有介入的、有观望的，有主动的、有被动的，有激进的、有保守的，有正当的、有投机的，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他们的选择，实则映照了现实生活很多人的立场、态度和处境，是一幅幅群像的摹刻。

事实上，作者试图在书中对时下某些社会活动的症状进



行诊断，以作横截面式的观察，或是定格经典画面，使读者凭此为窗，窥见内里情况。吴春华对具有群体代表性的心理状态也展开了细致描述，贪婪、无奈、茫然、失落、尴尬、恐惧、惊诧、后悔……其实这些并非归纳于某个特定群体，而是作者对大范围内难以置身事外的平凡人状态与情感的关注。种种情绪复杂糅合，嚼其百味，苦涩居多。而故事发展惯性的中断，结尾啼笑皆非的反转，则是以表面看似随意的态度对抗现实落空的无力，于近乎戏谑中给出了仿佛最好的结果和安排，在情节起伏之间，在意绪料想之外，让人读罢有所慰藉，却又深感叹息。